

杭州佛教文献丛刊

总编

赵一新

灵隐寺志

【清】

孙治初辑

徐增重修



杭州佛教文献丛刊

赵一新 总编

灵隐寺志

[清] 孙 治 初辑

徐 增 重修

魏得良 标点

王其煌 审订

杭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隐寺志/(清)孙治初辑;徐增重修. —杭州:
杭州出版社, 2006. 4

(杭州佛教文献丛刊/赵一新总编)

ISBN 7 - 80633 - 865 - 9

I. 武… II. ①孙…②徐… III. 佛教—寺庙—史料—
杭州市 IV. B947.25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1066 号

· 杭州佛教文献丛刊 ·

灵隐寺志

[清] 孙治 初辑 徐增 重修

责任编辑	钱登科
特邀编辑	王其煌
封面设计	祁睿一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
社 址	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
邮 编	310007 电话: 0571 - 87997719
印 刷	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8.75
字 数	187 千
版 次	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 - 80633 - 865 - 9/B · 17
定 价	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)

序

赵一新

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”

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其恢弘的淑世利人精神，甚为国人接纳。故尔在岁月的递嬗中，终在中国扎根，并与民生相融。因其旷日传行，日与华夏本土文明融合，在中国文化之中渗入新兴元素，对社会发展影响甚深。

杭州向称“东南佛国”，白居易谓“地是佛国土，人非俗交亲”。盖因杭州地控吴越，文汇南北，物华天宝，民风淳厚，故与佛教的结缘甚早，标志虽为东晋慧理首建灵隐寺，但实为三国东吴时，佛法就有传入。因此，有“经来白马寺，僧到赤乌年”一说。杭州佛教鼎盛为南宋一朝，明田汝成谓：“杭州内外及湖心之间，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；及钱氏立国，宋室南渡，增为四百八十，海内都会，未有加于此者也。”是时佛刹林立，梵呗相闻，高僧云集，释学昌盛，儒释交融，法传

域外，乃为全国佛教中心之一。至今杭州的菩提寺路、华藏寺巷，便是昔日迹存之佐证。而东南亚佛教人士也视参访杭州为最大夙愿。传自径山万寿禅寺的茶宴、护国仁王禅寺的“尺八”乐器等，其义已超出佛教本身。

我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潜心宗教文化。徜徉湖山，目睹兴废，搜罗经墨，修葺旧遗，日有所感，月有积存，遂发起编辑是书之征。“人间兴净土，天下有同心。”从事者景从，春秋不二，文献谨成。愿念终偿，感触良深，藉此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召开之际，谨以此书为贺。

是为序。

标点说明

《灵隐寺志》八卷，清康熙年间孙治初辑，徐增重修。孙治，字宇台，号祉翁，又号西山樵者，浙江仁和县（今杭州市）人，西泠十子之一，以著述称于时。徐增，字子能，江苏吴县（今吴县市）人。

唐宋以来，灵隐寺旧志之有无，已不可考，所得见者，在清初唯有白珩（字子佩，昌黎人）于明万历年间所修之志而已。然白氏为志，虽三易其稿，而帝虎杂出，年祀淆乱，且搜讨未备，用笔近俚，故孙氏对白《志》加以增删削，于康熙二年（公元1663年）撰成新志初稿，尔后又经徐增重加点窜改定。白氏之《志》现经多方查找而无结果，则此书对了解灵隐寺的建置史，就显得更为重要。今据《武林掌故丛编》本加以标点出版，以飨读者。

四库全书提要

灵隐寺志八卷

两淮马裕家藏本

国朝孙治撰，徐增重编。治字宇台，仁和人。增字子能，吴县人。其书因明万历中昌黎白珩之志，稍增损之，体例与他志略同，惟以宦游、寄寓之人，概收之人物一门，则事涉创造，於义未安。

序 一

名山多有志，而作者殊难其人。非作者之难其人，而名山之难志也。盖纪事务奇，则怪迂以滥耳；标理猥并，则庞杂以淆目；而径露寡闻者，畏上古如雷门；好奇吊诡者，视世俗如蒙茸。甚矣！名山之难志，而益以见作者之难其人也。予读樵者志灵隐十二卷，雅而不诬，赡而有体，其举蹟也虽幽隐不废，其述类也虽猥近不遗，斌斌乎置于古作者之间，又奚疑焉？余生长武林，喜述旧闻，即如葛立之《鹤林玉露》、僧怀显《钱唐胜迹》、傅牧《西湖古事》、周益《公平园日记》、牟应隆《隆山杂记》、四水潜夫《武林旧事》、杨瑀《山居新录》、岳珂《桯史》、刘孟熙《霏屑录》、叶子奇《草木子》之类，名不能尽述，而存者或寡。樵者网罗无所缺失，按部就班，入其中者如玄圃西山、侯鯖獬髓无以异也。又其逸气雋句，又如读先秦以上《檀》、《考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之书，予惊怖其言而无极也。然则具德和尚重兴灵隐，功冠八紘，道光千载，而斯志直空前，其不朽矣乎？樵者为谁？予友孙子字台。孙子之称西山樵者，盖其志也。

康熙二年岁次癸卯秋八月，严沆颢亭氏撰

序 二

昔大圣人之立教垂世也，皆有时节因缘，盖不於前、不於后，适当其际，因时制宜之谓也。释迦老子说法四十九年、三百馀会，始以因缘，次以境智，终以般若解脱，末后拈花，此正法之时节因缘也。既而阿难结集，鸠摩罗什翻译，乃至康僧会之建塔，梁武帝之忤法，此象法之时节因缘也。是时讲席弥天，法师争立，妙论徂于文字，达摩从西天来，直提正令，扫尽见闻，此祖师之时节因缘也。今已在末法中矣，兴末法之圣人，岂尚有待欤？苍生困苦已深，末法之圣人，其心不知若何汲汲，而无如时节因缘之未至也。震旦自孔子述经后五六百年，圣教渐远，司马迁本太史公以成《史记》，于是班固从而效之，辑前汉一代事迹而为书。自此而降，代各一书，故有二十一史之称。《史记》中列八书，《前汉书》乃变而为十志，后人又效之，于是郡县有志，寺亦有志，此《武林灵隐寺志》所由来也。灵隐寺志最初者已不可得见，所得见者白《志》与孙《志》耳。白子佩氏为易庵大师修志，在明万历壬辰。孙字台氏为具德和尚修志，在康熙癸卯。九年冬，余过灵隐，时晦山和尚住持，属余重修之。郑夹漈尝有言：“志者宪章之所赖，非深于典故者不能。”江文通亦云：“修史之难，莫过于志。”吾辈不谙法门事，则修寺志，不尤难乎？史迁谓之整齐故事，一似易之。

此在子长则然，后汉而下，正以整齐为难耳。余幼尝侍教于大君子矣，习其绪论。今余已六十，衰退自弃，从不敢身预其事。兹既已有人整齐之，而余何必复修之？修之而余不辞者，盖有故焉。圣叹尝言之：“适幸作得一篇文字，可惜早间欲作，而为他事所夺，失却一篇文字。假今不作，明日作，当更另有一篇文字。”此深知时节因缘之道者也。是故在易庵时，有易庵时之灵隐志书；在具和尚时，有具和尚时之灵隐志书；在晦和尚时，又有晦和尚时之灵隐志书，时节因缘先后，固不得相假也。虽然，人各有心，各如其面，用我之手，握我之笔，发抒我之意，以为我所修之志，各求其当，遑计修志之前有其人焉，不敢与之或有异同，又遑计吾志修之后有其人焉，与我绝不异同也。即我既修之后，属我重修，我亦不能必其无异同焉，我总听之于时节因缘而已矣。

康熙十年岁在辛亥夏六月望日，吴门徐增子能氏书于灵隐寺面壁轩

序 三

樵者於樵之外，无所事焉。然武林为佳山水，而樵者又生长其间，则安得默然而已耶？具德礼和尚，临济之大宗匠也，其以众人之请，而来至此也。盖翦其蓬蒿而居之，越十有三载，而琳宫梵宇，焕然而鼎新焉。樵者乐山林之宠荣，又不可以无志。虽然，灵隐有志前此矣。万历三年，昌黎白氏之所修者，吾见之矣。白氏为志，凡三易稿，而帝虎杂出，年祀淆乱，况以陋劣如樵者哉！虽然，以大师之灵，竭樵之志虑，则于今昔记载，或冀其有当于万一焉耳。若以比方于杨銍之之《洛阳伽蓝》，则樵岂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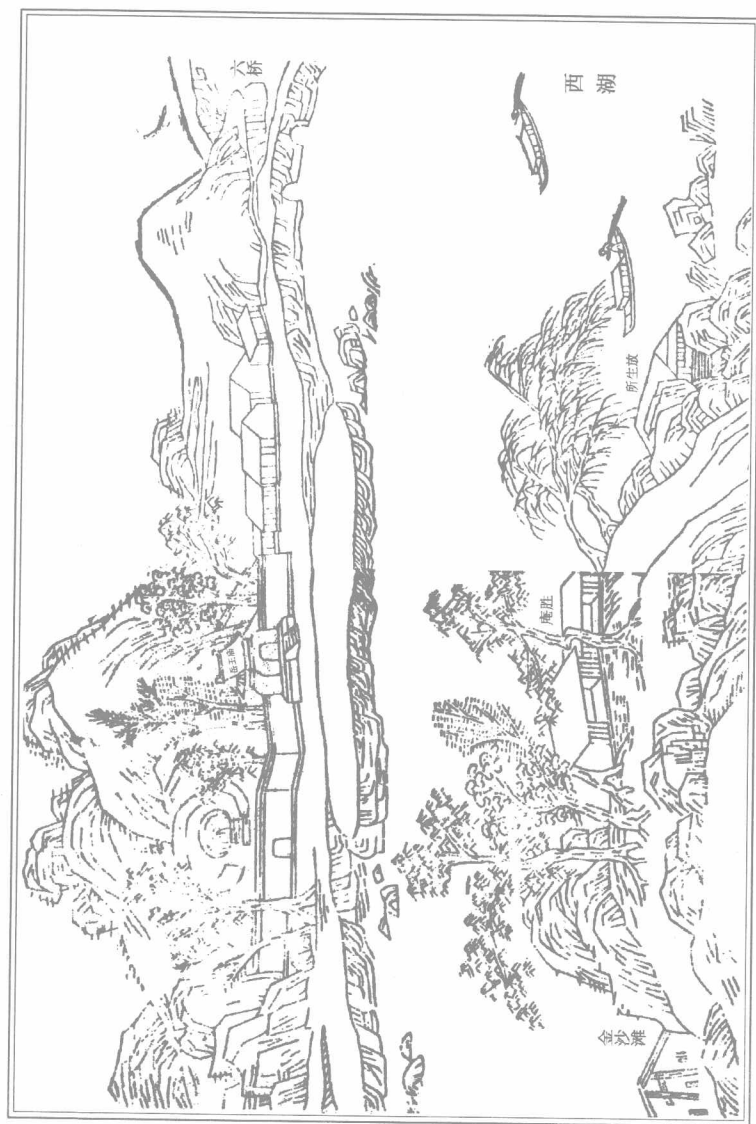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二年癸卯秋七月，西山樵者孙治撰

序 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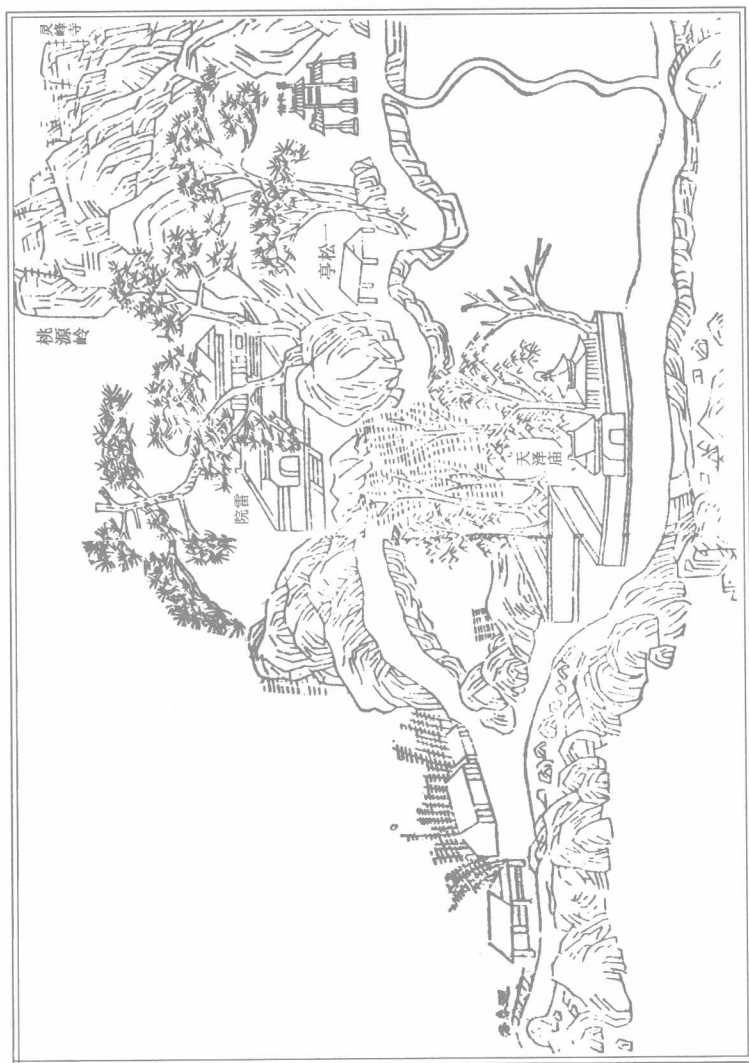
方内名山，祖席琳宫，莫不有志，一以显山川名胜，二以表兴创功勋。次则人物雄奇，宫殿瑰丽，畋渔旧闻，搜罗怪异，建置沿革之由，再造中兴之绩，莫不绮绌绣错，纤毫备载。顾以天下灵山，区中名胜，独可以无志乎？又况灵隐以一百余代禅祖之后，其中或开创，或重兴，或建功业几条，或置殿堂几带，功业难泯，莫不表扬。独先师具德老人，荼瘁二十余年，举全座灵山尺寸而鼎兴之，从外至内，殿阁巍峨，堂寮鳞砌，佛像严丽，金碧辉煌，随一殿一堂、一房一舍、一楼一阁，皆一手擎出，脱体斩新，虽曰重兴，实同开创，又可以无志乎？有志也，唐宋以来旧志，有无不可得考，所见者白珩子佩氏之《志》而已。白《志》太略，又用笔近俚，蒐讨未备，不成佳书。先师重建灵隐之后，又有志矣，则吾友孙宇台社翁之笔也。宇台于先师重建功业，极力发挥，已十有六七，独于灵隐名胜，开章发轫，辩论太多，纡回曲折，乐成辩驳山水之书，似乖传信。先师临上双径，手是编，亲授显，嘱以校仇付刻。戒显一览，觉多所未安，适吾吴门故友徐子能氏，惠顾冷泉，余乃笃留，馆之丈室，初属涂抹拙集，次举白、孙二《志》，力求典竄。子能乃焚膏继晷，尽力校仇研磨，秃尽管城，坐穿皋比，阅一载而后成，举白《志》之俚俗者而雅驯之，孙《志》之迂曲者而直捷之，然后开门见山，

如飞来、冷泉，举目洞达，先师重兴大业，盖天盖地，和盘托出矣。有此书也，不惟先师血汗永耀灵山，并一百余代禅祖，其崩崖裂石之法语，淦冰嚼雪之高风，及古今钜公伟人、奇文异藻，囊括殆尽，虽不比二酉屋罄之藏，以此悬之国门名山，岂不共昭垂不朽哉！爰付剞劂，质之大方，灵山一会，从此永远未散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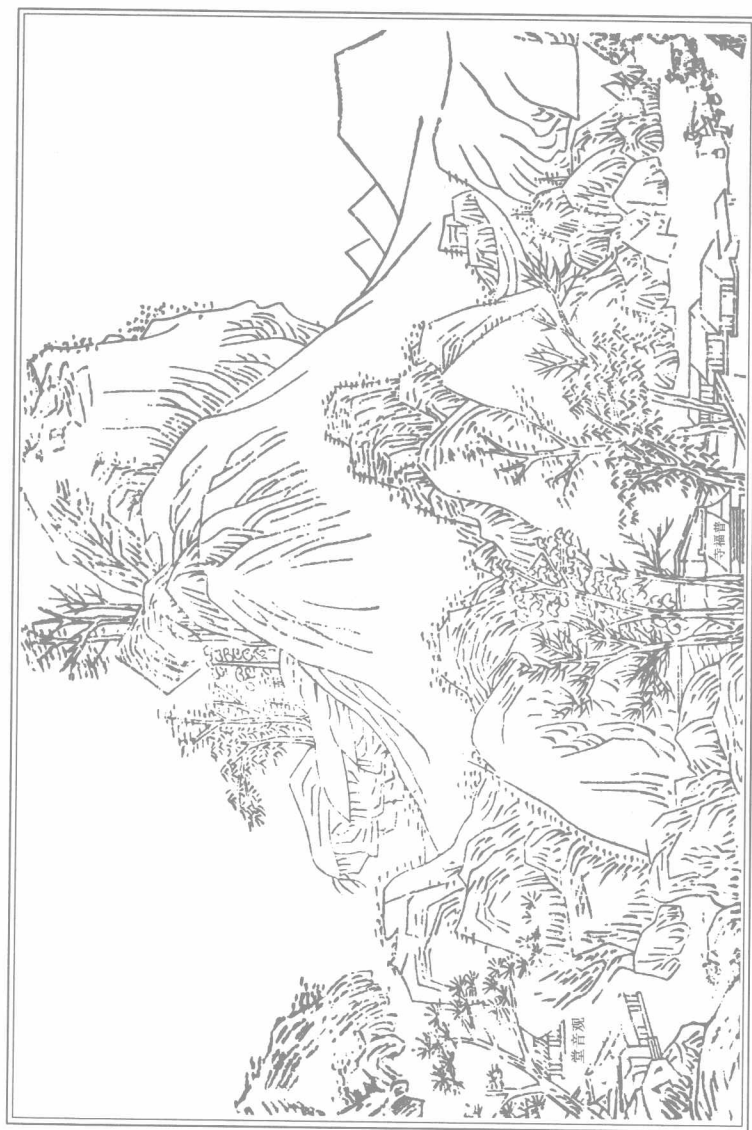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岁次壬子闰七月既望，灵隐嗣法继席门人戒显百和南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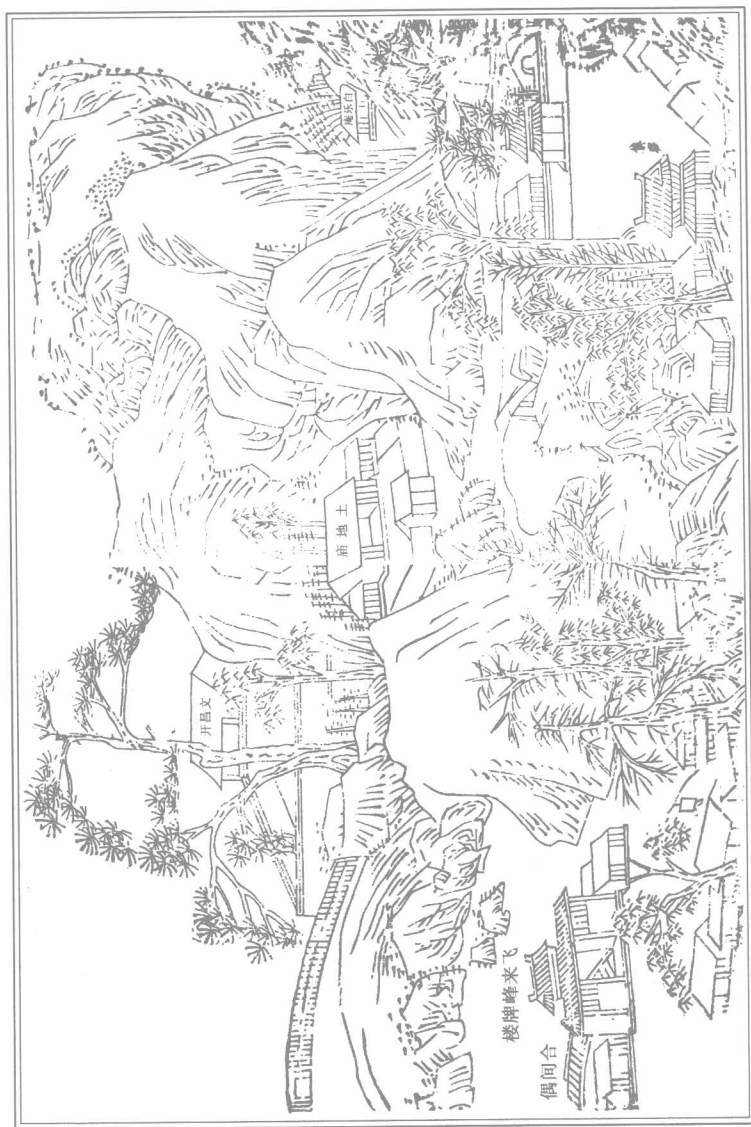
灵隐寺志图一



灵隐寺志图二



灵隐寺志图三



灵隐寺志图四